

堆肥

堆肥,“度娘”的说法是利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微生物,有控制地促进固体废物中可降解有机物转化为稳定的腐殖质的生物化学过程,是一种生产有机肥的过程。

学术性的表达,不够通俗。我所知道并亲历的堆肥,确实是一种生产有机肥的过程,是在化肥没有广泛使用之前的一种积肥保持甚至增加土地肥力的方法。

化肥在中国流行得很晚。中国传统的保持土地肥力的做法,就是使用有机肥。使用有机肥肥田的历史非常久远,据说早在汉朝的《汜胜之书》里就有。我查阅该书,里边提到的使用粪肥田之法,跟我小时候熟悉的给麦地“种化肥”类似,就是将肥料点在特定的坑里。不过我小时候坑里点的是化肥,而《汜胜之书》所载,点的是粪而已。

但是,中国是农业立国,地多人多,肥田的粪却少。于是,古人在各种尝试中,发现凡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各种有机废物,诸如作物秸秆、杂草、树叶、污泥、人畜粪便,以及其它各种可以腐烂的废弃物等,它们经过堆放腐殖后,即可以用来沤田,为土地增加肥力,俗称积肥。

废物利用,积而成肥,应该说,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发现。这个发现,据说始于西汉。但是,即使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发现,南北方粮食亩产之间的差别,除了勤奋之外,还与南方人因适合种田地地方少,更注重保持土地肥力、善于利用有机肥有关。即使到了我小时候,用这种方法积肥,仍然流行,也足见农业技术进步之缓慢;即使使用化肥,也是少量的为辅的。

应该到了“文革”中后期,种田才广泛使用氨水;分田到户单干后,传统积肥方式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过去积肥是集体劳作,单干后虽然也能自己积肥,但恰好化工业也在中迅速发展起立,化肥开始在故乡广泛使用。2024年10月27日晚,我跟父母回忆起1984年晚春初夏,父母不在家,拖拉机正好到我家耙田,我只能硬撑着挑了两袋标准百斤的化肥,趑趄赶到离我家也是我们村最远的地里北三亩,大概不到3里地,我在我家的山芋地边歇了一次肩。当时我虽然高二了,但还是又瘦又小。

我亲历过人民公社后期,积肥的活,即使因为年幼没有参加过,至少旁观了所有的过程。我记忆之中,故乡旧时积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沤河泥搞草塘(“搞”为方言音),就是用河泥与绿肥(苜蓿)、铡断的稻草和杂草混杂,一层泥一层草,存放在河边地头的草塘里,通过时间发酵成肥料;另一种则叫堆肥。

堆肥与搞草塘积肥拖泥带水在池塘里沤着腐烂不同。堆肥是在田头干着腐烂,除了自然降雨淋湿,不会有水。堆肥和搞草塘积肥的原材料也不同。搞草塘通常利用河泥、苜蓿、稻草或杂草,在池塘(草塘)里淤积发酵;堆肥利用的是田埂上的草皮杂草一类堆积而成。

一般来说,稻秧成活,稿稻之后,即到了堆肥的时令。故乡旧时堆肥之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田埂的杂草连土带草铲下堆放一起。削田埂杂草的,叫套扣,很锋利,所过之处,连根带土削下来。所以,一般堆肥之后,田埂上光秃秃,连草都难长,都不用农药(当然,农药除草也是比较晚的事了)就能除草了。1960年前后,故乡的河道里的鱼虾都消失了,

何故?河泥熟土杂草都被弄得干干净净,积肥沤田了,河道清汤寡水,水至清则无鱼!这也是堆肥积肥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堆肥选择堆放在田间地头的平整处。一般一区田(通常指一块田,大于一亩或两三亩甚至更大都有),田头或地里,会堆放一到两个堆肥。堆肥呈长方形或正方形,高一米多,长宽不定。我小时候经常和同龄顽童在堆肥爬上爬下,爬上堆肥有登高望远之姿。大人看见,总会提醒,不要把堆肥弄塌了。我问父母,堆肥是不是还要加其它进去?父母都说,就是带草的土坷垃堆在一起,别无他物,全仗堆放一起随着时间久了,草就闷腐烂了,就产生了肥力。

父母说的,其实是堆肥的经验。据说中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堆肥。从科学上来说,堆肥是利用垃圾或土壤中存在的各种微生物,使堆头里的有机物发生生物化学反应形成一种腐殖质,作为肥料来改良土壤。从7月开始堆肥,经过酷暑及风雨,堆头里发生着我们看不到的变化,原来青绿的杂草,除了堆头外表的尚还活着,积压在内里的,都逐渐枯萎腐朽腐烂,并与土壤里的微生物交互作用,发生了我们无法观测到的变化。

到11月,稻子收割,收完稻子的稻田翻耕后,会在太阳下曝晒几天,之后堆肥下田。这个时候的堆肥,已经跟原来的带草土坷垃完全不同,软烂,带着异味,被撒向地面,做麦田时充作基肥。父亲跟我回忆说,当年我们大队的前桥村,撒堆肥时按件计工记分,最厉害的是朱伯兴夫妇,一般都是用土箕挑,他们两口子都是用箩挑,一次能将近400斤!远近闻名。

某种意义上,千脚泥也是一种堆肥变种。过去家家户屋里都是泥地,所谓千脚泥,就是走路鞋上带回家的泥,在门槛附近,据说这样的泥土也有肥力,缺肥的时候,铲下直接沤田了。不要以为荒唐,这是在江南鱼米乡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在缺少其他肥力的时代,堆肥是种田重要的环节,稍稍完成后,由生产队组织进行。父亲给我讲过一件事。每年夏天稿完稻,父亲必定要带队出去牵鱼,主要是挣些油盐酱醋钱。某一年稿完稻后,父亲带队到礼嘉公社的一条河里牵鱼,没想到,这条河分属于两个村,其中一个村请了父亲他们去牵鱼,另一个村不干,把父亲他们的拖网扣住了。本是两个村的矛盾,却扣了父亲他们的牵网4天,父亲来回跑了几次,最后官司打到礼嘉公社,父亲差点揪了当时礼嘉公社书记的胸脯——礼嘉公社书记认定父亲他们在农忙时(当时正好堆肥)出来打鱼,破坏集体生产。这个罪名可重了,要没收牵网。那个时候置办一口牵网要不少钱,是我们西朱东西两村很多人家凑钱买的,这也是父亲急了要揪书记胸脯跟他理论的原因。当时我们西朱行政归属前黄公社,父亲跟前黄公社书记也认识,礼嘉书记打电话给前黄的书记,前黄的书记问,堆肥做好了,前黄的书记就跟礼嘉的书记说,他们农忙完了,出来弄几个油盐酱醋钱也正常,于是才发回了扣住的牵网。父亲说,其实村里出来牵鱼的青壮年都没参加堆肥,都是村里的妇女和老人们在。

这也算是堆肥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青春之歌 / 杨新成

1974年冬季,我在原武进县礼嘉乡建东大队担任农业技术员。家乡种植的小麦急需施用磷肥,礼嘉磷肥厂厂长李祖斌和会计王锦昌委托我与时任礼嘉乡水利灌溉站东站长王才祺前往连云港采购生产磷肥的原料——磷矿石。

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磷矿石属于国家分配的紧缺物资。王才祺弟弟王少艾少将在连云港军分区担任司令员,我们想通过这层关系去连云港市的锦屏磷矿搞点磷矿石。磷矿石粉碎后倒入稀释的硫酸加以中和,搅拌发酵后分解成三磷酸,能使小麦产量大幅提高。

一个天寒地冻、狂风怒号的早晨,我与王才祺乘轮船来到常州火车站,再乘北上的列车,过南京、拐徐州,天黑后才到海滨城市连云港。几经周折到郊外一处营房,王才祺找到弟弟家,王少艾已等候多时。

王将军家客厅的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张毛主席1972年1月10日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的大幅照片,其中还有陈毅夫人张茜及陈毅元帅兄弟姊妹参加追悼会的合影。

陈毅元帅生于1901年,逝于1972年1月6日,籍贯四川乐至县,字仲弘。他的胞妹名叫陈仲坤(亦名陈重坤),后嫁给王少艾司令员,是连云港市新浦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陈医生颇像兄长陈毅,大方脸,为人和蔼可亲,两个警卫员与周围邻居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陈阿姨”。

陈阿姨起床较早,煮好早饭后独自

常州儿女 / 王荣泰 沈向阳

常州人杨霁云,中国文学史上寂寂无名。

《鲁迅全集·集外集·序言》结尾处有条极易被忽略的人物注解:“杨霁云(1910—1996),江苏常州人,文化工作者。”连标点带年月总共19个字,其余生平介绍皆语焉不详。

鲁迅著作的重要编者

事实上,霁云先生不仅是鲁迅晚年工作和生活的重要见证者,还是鲁迅著作的重要编辑者和权威注释者:从《鲁迅全集·集外集》到《集外集拾遗》,再到鲁迅身后才编辑成书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占《鲁迅全集》文字除日记书信以外的百分之十五左右的这三本书,霁云先生是最主要的贡献者。

霁云收集鲁迅作品之多、之细,连作者本人都意外:“霁云先生:惠示谨悉……未印之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两人的数十封信或减否人物,或议论时事,或伤时感事:“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分微力”“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投一光耀,可使伏在大藤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

若非体己,若非信任,若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先生这般掏心窝子的话

凡人剪影 / 陆柏树

1947年,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史耀定出生了。那个时代的娃儿们,都喜欢玩“搭洋片”,而史耀定却喜欢独自在家临摹洋片上的“英雄人物”。14岁那年,他为一位村干部画了一幅“五路财神图”,村里人见了都啧啧称道,说他是“不出名的小画家”。他不但喜欢练字学画,在音乐方面也同样专心致志,少年时代就能拉得一手好胡琴。那时的“滩簧”在乡村很流行,农闲时经常有人聚在一起“你方唱罢我登场”,无论唱什么调他都能用胡琴配上,偶尔还会来一段“自拉自唱”。

1964年,他考进了武进师范学校,在绘画和音乐方面的才有了进一步提高。利用假期,他又自学起了琵琶,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算是“凤毛麟角”的乐器。师范毕业后,他进了离家不远的雕庄中学任教,语文、美术、音乐等课的教学让他很是忙碌,但乡里的企事业单位只要请他帮忙出黑板报、办专刊、指导文艺演出等宣传活动,他都抽业余时间尽力相助,至于民间的红包喜事和春节的大红春联,更是少不了由他挥毫。

2007年,史耀定从雕庄中学退休。退休后,有次一个锡剧团到他村里演“草台板戏”,史耀定见乐队缺少琵琶配音,

在陈毅元帅胞妹家作客



1972年1月10日,毛主席亲临现场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毛主席身旁的女士为陈毅夫人张茜,其身后一位便是陈毅胞妹陈仲坤。

吃上一碗,就匆匆乘公交车赶往医院上班;下班后再从市场上带些蔬菜回家,亲自上灶做菜,还会炒一大盘花生米供我们下酒。陈阿姨滴酒不沾,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喝酒聊天。王才祺喜欢讲述家乡的笑话,常常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我每天想着磷矿石一事,脸上常挂着无可奈何的苦笑。

一连十多天,我们都是在下棋、喝酒、聊天中度过,王才祺因为要回乡参加冬季分配工作提前回家了,剩下我孤零零地留在连云港,等待磷矿石的信息,真是度日如年啊!

一天晚饭后,陈阿姨催促丈夫:“小杨来了这么多天,你也不带他到锦屏磷矿去办事?”王司令员因与陈毅元帅是姻亲,在

霁云疏有叶,雨浪细无花

——常州人杨霁云与鲁迅先生的生前身后缘

是断不会说与一个年轻人的。

鲁迅一生写过五副对联。除了流传甚广的赠郁达夫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中有两幅都是赠给常州人的。一幅是1933年书赠翟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另外一幅则是1935年书赠杨霁云的“望崦嵫而勿迫,恐鸩鸣之先鸣”。这是鲁迅自己集《离骚》句,最早于1924年请乔大壮书写了挂在北京西三条胡同“老虎尾巴”的西墙上。联句出自屈原《离骚》,上联原句是“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下联原句是“恐鸩鸣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许寿裳说这副对联是鲁迅“表明格外及时努力,用以自励之意”。这足以证实大先生对霁云的认可器重与期待。

在杨霁云之子杨瑜钦(原天津大学党委书记)的回忆中,则更多人情温暖的细节:“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经冯雪峰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工作。关于父亲与鲁迅交往的种种,他本人很少跟我们提起。我也是后来从别人那里陆续了解到一些。后来我才知道,鲁迅讲述、创作《中国小说史略》,论及《红楼梦》这部分的相关资料都是由父亲提供的。”

杨瑜钦儿时,杨家居于上海徐家汇,他记得父亲时常前往虹口大陆新村的鲁迅住所,“每次父亲出门之前,总会精心筹备一番。”后来鲁迅迁至法租界霞飞坊,他又常常从徐家汇的住处搭乘有轨电车,专程去探望鲁迅先生。“每当父亲

归来,眼中总是闪烁着兴奋与满足的光芒,而后迫不及待地和家人分享那些珍贵的时刻。”

1941年,杨霁云获悉日军即将占领租界。在这危急关头,杨霁云深知鲁迅的日记承载着无比珍贵的记忆和思想,必须要采取行动保护它们。经与许广平商议,决定把鲁迅日记抄录下来,分藏几处以保安全。许广平从麦加利银行保险库里取出《鲁迅日记》原稿交到了杨霁云手中。每日每夜,杨霁云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笔一划,认真地复写抄录着。杨瑜钦回忆说:“那些日子里,房间里弥漫着墨香和紧张的气氛。我父亲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个字都仿佛是在与时间赛跑,与敌人抗争。”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日记被分册复写抄录完成,并妥善藏在了几个安全地方。那一刻,杨霁云仿佛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心中虽有担忧,但更多的是一份坚定和希望。

尽显高义古风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鲁迅先生逝世后,许广平一家为了柴米油盐而辛苦奔波,忙碌操劳,每个铜板都得精打细算。杨霁云急切渴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从而改变这种窘困的生活处境。杨霁云向来对财经领域饶有兴趣,股市的几次小试身手让他初尝甜头。兴奋不已的杨霁云,满怀热忱地向许广平提议一起炒股。许广平虽说手头紧巴巴的,积蓄少得可怜,但出于对杨霁云的信赖,还是从原本就紧张的生活费里硬挤

“文革”中受到牵连而被“削职为民”。他被陈阿姨这么一逼,便脸露难色地说:“我现在是平民百姓了,不知人家给不给面子?”“给不给面子也得给嘛,小杨总不能等你一辈子呀?”大家又被陈阿姨浓重的“川音”逗得嘿嘿直笑。

第二天,王少艾将军带上我和两名警卫员坐吉普车来到锦屏磷矿。磷矿局领导一班人还像以往一样逗喊着“王司令员驾到”,王将军一面自嘲地说:“我现在是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了。这司令已经没有‘员’字了啊!”一面把我介绍给那些领导,说我是家乡常州农村来的小使者,要采购磷矿石做磷肥多打粮食。磷矿局领导们经过商议,当即安排春节上班后发给我们乡磷肥厂100吨磷矿石,还请我们在矿上吃了一顿丰盛的“工作餐”。

批到了磷矿石后,我真是如释重负,当天晚上,我连连给王将军敬酒。陈阿姨又“命令”丈夫第二天到连云港市附近的赣榆县去买一些花生让我带回家过年。第二天,我们一行又驱车来到赣榆县人民武装部,为我搞到了30斤带壳的花生。那时候,在我们家乡常州连花生的影子都看不到,我真开心极了。陈阿姨又挽留我住了两天,我才心满意足地乘火车回了家。

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由当年乳臭未干的“小杨”变成了鬓发全白的“老杨”,那十多天的连云港之旅是我一辈子的美好回忆。

出一部分,交到了杨霁云手中。

然而,命运的轨迹往往充满了未知和变数。许广平投在股市的钱不断缩水,杨霁云仿佛在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再亏也不能亏了鲁迅孤儿寡母!”杨霁云果断回到常州变卖家中祖传的田产,为许广平母子填补了亏空。对此,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称赞霁云先生此举尽显“高义古风”!

鲁迅先生去世时,海婴还只是个天真懵懂的七岁孩童,杨霁云默默承担起陪伴鲁迅后人的责任:每过两三个星期,他就会带着海婴前往电影院。怀揣梦想的匹诺曹,唐老鸭和米老鼠的欢乐打闹,大力水手的勇敢无畏,都深深地印在了海婴的脑海里。

海婴记得有一次,在去电影院的路,杨霁云问海婴有没有尝过叫作“白雪公主”的雪糕。海婴摇了摇头,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渴望。杨霁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一个给他。海婴满心欢喜地接过雪糕,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那香甜的滋味瞬间在口中散开。他一边吃,一边问杨霁云为何自己不吃。杨霁云微笑着说,前几天刚吃过。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海婴说“心中总是涌起一股暖流”。

人情练达,莫过于斯。而自甘于“以无用终天年”的仁者霁云,悄然寿于八十六高龄的新时代。

唐人钱起有“霁云疏有叶,雨浪细无花”句。时光的记忆里,云暮星霜皆往日,不管你记不记得,那些温暖都不曾不会消失。

字画是他老年的故乡



史耀定作品

便自告奋勇抱起琵琶上台,锡剧的各种曲调都弹拨得有板有眼,尤其是演员在清唱“大陆调”“簧调”等曲调时,幽雅的琵琶声更加撩拨起观众的情绪。这让剧

团喜出望外——缺的就是这样的琵琶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竟然在普通的乡村里找到了。为了传承和发扬锡剧事业,丰富民间的文化生活,史耀定乐意

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便开始“处处无家处处家”地随团辗转在无锡和常州一带的农村和街镇。

斗转星移,岁月漫漫。“台上喜悲哀乐弦上凝,台下越钱孙李百姓情”的情景,不知不觉已度过了十多个春秋,家里人调侃地催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在外的游子落叶归根吧!”史耀定自己也感到人生的几个台阶留给自已了,于是辞别剧团的奔波生涯回到了故乡。

但一辈子遨游在艺苑里的人,骨子里离不开艺术的本性,水彩画和书法又成了他生活的主题。山水、村落、花鸟、禽兽、人物……或临摹,或创作,心灵里总是随着笔头喷涌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为了留点作品给儿孙和亲友们作纪念,他从诸多作品中择出百幅印成册相赠,虽不如大名家的那么响当当,但出自一辈子扎根在民间的老人之手。人们在欣赏字画之余,都会记住:字画曾是他老年的故乡!